

菲比 环玥◎作品

巴黎恋歌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MEET IN PARIS

群星璀璨 巨资打造同名三十集青春音乐偶像剧 同期热播

A romantic couple, a man and a woman, are shown in a close embrace, smiling. They are wearing light-colored, possibly white, clothing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warm glow with hints of Parisian architecture and flowers, suggesting a romantic setting in Paris.

巴黎恋歌

MEET IN PARIS

菲比 环玥◎作品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恋歌/菲比·环玑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06.5

ISBN 7-5391-3407-0

I.巴... II.①菲... ②环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8672号

巴黎恋歌 菲比·环玑/著

责任编辑 邓 滨

特约编辑 刘 莉 阴牧云

装帧设计 余一梅 许 菲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: 330009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mm 1/16开本

印 张 15

字 数 208千字

书 号 ISBN 7-5391-3407-0/I · 866

定 价 2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序幕

猩红色的绒幕很久没有清洗的模样。纪玮紧张地攥着左拳，手心里都是汗，粘在小提琴上好的木质表面，留下淡淡的潮湿痕迹，如果被妈妈看到了，一定会换来不满的责骂。妈妈总是说，想要成为音乐家，要从爱护自己的乐器开始。妈妈总是要求一切完美，可是什么才是完美该有的样子？

十三岁的小纪玮挺直了背脊，白色的西装有点儿大，挂在瘦削的身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伸左手拉开一缝帷幕往台下看，黑压压的都是人头。主席台上那些穿着相对随便，带着轻松笑容的人据说就是决定他音乐前途的评委；而台下的大人们都是一脸期待和焦灼，他们的神情惊人的相似，那是家长们。

在那些人群中，小纪玮看见了妈妈，那样坚定的自信，妈妈——纪玮忍不住咬了下嘴唇，视线里没有父亲的身影，如果父亲在，自己也许会自在些。纪玮有些迟疑地收回左手，恰好听到后台的点名声：“下一位选手请准备，编号 0468 的纪玮，请准备——”

就是他了。

纪玮左手拿琴，摊开右掌在裤子上顺势擦了两下，眼睛正要从偷望的缝隙间溜回来。

“加油，纪玮哥哥，加油！”穿着白色礼服裙的一张灿烂笑脸闯进他的眼帘，那是小蔓芝。清楚地读出她的唇型，纪玮这才缓慢地展出笑

巴黎恋歌



容，比了个胜利的手势。

“下一位选手请准备，编号 0468 的纪玮，请准备——”

深吸气，转身，将琴架上肩头，闭眼，等待——灯光亮起，帘幕合了又开。

“选手纪玮，编号 0468。”

音乐响起，小小少年的身影在一片谐光中投下一个拉长的暗影。

早上十点四十分，纪玮还骑着脚踏车在巴黎街头狂奔。他那身桔色的工作服在太阳下折射出一片炫光。在巴黎骑车本是件很有情致的事情，但他这副心急火燎的样子却只能引得路人侧目。

在一个路口遇到红灯的时候，纪玮发现身边有辆车摇下了车窗，那种法国式夸张的表情，好像对自己的判断很是得意。

纪玮想起来，早上给苏菲女士试车的时候，好像看到过这辆车。他当时开着那辆红色的雪铁龙，技艺娴熟地把对方甩得老远，直到红灯停下来时，这个法国佬才从后面追上来，看到他一身工作服，甚为诧异——法式表情的标版，不说话，就让人读得明白。管不了了，今天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。天知道，好像总是没有什么时间似的。

纪玮大方地朝他笑了笑，免得这个慵懒的法国人瞎琢磨。哎，昨天车都调好了，自己还是不放心，今早又给苏菲试了半天车，发现轮胎已经开了四万多公里，心想只要把轮胎前后左右对调也就跟个新车一样了。

偏偏人到中年的苏菲急匆匆地来了，一点儿都没领情，看到车子的四个轮胎都卸下来了，就夸张地大声嚷嚷：“我的车怎么了？我没有要换轮胎！老天，我在赶时间！”纪玮告诉她五分钟就好，可她竟说：“我一分钟都不能等。”

纪玮和他的同事佳键刚对付完这个少见的急惊风似的法国人，就接到了余悦的电话。纪玮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把这样重要的事情忘了。红灯一灭，纪玮就飞了出去， he 现在是连一秒钟都不能等了。搞得旁边那个法国人一怔。

巴黎恋歌



其实苏菲小姐早上那么气急败坏也是有她的原因的。

音乐大楼里，乐器声交杂，热闹但依然有序。在每一个音乐教室前，都有着一组组从十岁到十八岁上下的青少年在等着甄试。皮耶像往年一样，静静地视察着这些孩子。大家都对他微笑，屈膝示意，他们都知道这个五十多岁的华人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。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更是迎着皮耶，拿起手中的管乐器，俏皮地吹起了壮盛的乐曲。

耘宽抱着一个纸盒，在门口寻摸了半天，这时趁机钻进了音乐教室。三角钢琴前，蔓芝正在试音，她流畅地弹出《天使协奏曲》。耘宽轻声地要把纸盒伸到蔓芝面前，没料到调皮的蔓芝竟一个转身把他吓了一跳：“叫你不许来，你又来！主考官很凶的，快走啦！”耘宽只是赔笑，示意她打开纸盒。

纸盒里铺满一小朵一小朵干燥的玫瑰花蕾，上面有一张手工制作描绘的“菜单”。蔓芝一脸的惊讶。

“蔓芝，这是菜单，是今晚我为你准备的晚餐。”

就像男人经受不住被崇拜一样，女人无法不为真情感动。可是恋人之间惯常上演的台词被开门的巨响打断了。紧接着，苏菲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，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！”

蔓芝吓坏了，本能地把纸盒交还给耘宽，耘宽也没接好，纸盒打翻的那一瞬间，玫瑰花瓣撒了一地。两人紧张地看着苏菲，等她发话。

“看在爱情的份上，给你一分钟！”苏菲转身走了，不看两个难堪的孩子。

耘宽心里窃喜，很识趣地收拾好，准备离去。他抬头看见小龙正紧张地拉着小提琴，乐声断断续续。这太不像他平时的表现了。

小龙看到耘宽，也放下琴，难过地耸了耸肩道：“我的伴奏还没有来！”

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耘宽也替他担心，却只能安慰他：“放心，他会来的！你太紧张了，来做个深呼吸。”

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十二岁的亚裔男孩所盼望的伴奏，此刻还在巴黎



的大街上与时间搏斗，而且显然他并不是时间的对手。

音乐教室内，一个又一个孩子在尽其所能地展现自己。

评审苏菲仔细地聆听。现在的她很专注，一点儿也不让人紧张。小龙的状态却比刚才更糟糕了，看着其他的同学一个接一个走出教室，他紧张得快要崩溃。

皮耶听了一会儿演奏，从一个教室里推门出来，看着四下张望的小龙，问：“你的伴奏还没有来吗？”

小龙绝望地点点头。

“没关系，我帮你找个人伴奏。”

当纪玮把脚踏车扔在楼外，冲进来的时候，小龙已开始演奏他的小提琴曲目——《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。小龙一脸不安，很显然那个临时找来为他伴奏钢琴的年轻女孩子没能让他放松下来。

当纪玮急匆匆跨入音乐教室的时候，小龙和皮耶都愣住了。皮耶没想到伴奏的竟是这个孩子，他不顾纪玮对自己迟到的歉意，严肃地提醒他：“你来晚了！”

“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”纪玮请求主考官。

一切似乎还没有那么糟糕，纪玮想在皮耶反应过来之前，尝试一下。当他的手正要放到琴键上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又响了。他手忙脚乱地想关掉手机，手机却掉在了地上，《天使协奏曲》的铃声打乱了他所有的镇定。皮耶合上手中的资料，宣布这场甄选的结束，让大家等待三天后的正式通知。当皮耶走出去的时候，《天使协奏曲》的铃声又响起来了。大家噩梦一样地看着纪玮。

纪玮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冲了出去，寻找皮耶。是的，他不能让小龙因为他的过错而失去这次机会。

中庭花园旁的长廊下，皮耶正和苏菲谈话，纪玮顾不得礼貌冲了过去。

“皮耶先生，小龙是个很有潜力的提琴手，他绝对有资格得到您的赞助！这都是我的错，我请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。”

苏菲也认出了他，错愕地对皮耶说：“哦！他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早上给我修车，害得我迟到的那个孩子。”

皮耶看着纪玮脏兮兮的双手，淡然一笑，不无惋惜却答非所问：“这双手修车会比拉琴轻松吗？有潜力、有才华、有天赋，真的就不知道珍惜吗？还记得你的柴可夫斯基吗？”

纪玮无言以对。继而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：“皮耶先生，我和柴可夫斯基已经绝交很久了！可是那孩子跟他是有缘分的！”

“哦？”皮耶笑了笑，悠悠地点上他随身带的烟斗，若有所思地沉吟道，“好，我愿意再给那个男孩一次机会，证明他和柴可夫斯基有缘。不过，你得证明你和柴可夫斯基真的绝交了！”看着刚刚才喜上眉梢，一下子又愣住了的纪玮，“你得参加巴黎爱乐的甄选，认真地面对你自己。”

皮耶说完，抽了一口烟斗，转身走了。他不用回头也知道，身后那孩子被自己刺痛了。但真正刺痛纪玮的，是他自己身体里的东西。

当那个刺一直在他身体里作用的时候，纪玮的女朋友余悦还在怂恿他珍惜这个好机会，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。这时，一台敞篷跑车从二人身旁滑过，纪玮正要和开车的人理论，车却在前方的路边停了下来，车上下来的那人正是耘宽，他从后座拿出一大束野姜花来。

野姜花？

当蔓芝从人群中跑出来，与耘宽轻轻一拥的时候，纪玮想起了这个他从未忘记过的女孩。

十年前，小纪玮躲在楼梯转角处，偷偷地看小蔓芝在客厅弹琴，他还记得那乐曲是《安娜·玛德莲娜》。纪玮在门口调皮地模仿蔓芝的指法，后来他们一起练琴，蔓芝最幸福的笑容，总是映照在他送的野姜花上。

但现在那笑容已经随着敞篷车驶走了。



纪玮当然不知道他的野姜花被带到了哪里。

在蒙马特的一间小店里,耘宽指着橱窗中一条镶钻的野姜花项链给蔓芝看。

“天哪,难道你打算把全世界跟野姜花有关的东西全买下来吗?太贵重了,我不要。”

“我找了很久的!”耘宽坚持。

当他们经过再三争执终于走进小店,项链却已被包装好,递给了一个女顾客。

耘宽后悔不迭,为什么自己昨天没有立刻把它买下来呢。

“我出双倍价格。卖给我。”

老板认得耘宽,但对他的请求也无奈。

“喂,摆阔是没用的。我已经买了这条链子,而且我有急用。”汪倩用中文告诉他,“这个主意没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你是中国人?”

她顾不得耘宽的惊异。有什么奇怪,在巴黎居住的中国人超过三十万,或许,看上同一条项链的人并不多。汪倩才不管那么多,她相信这条项链会让剧组那位耍大牌的晴萱小姐喜笑颜开的。而且,她也是个中国人。

果然汪倩一回剧组,就哄得晴萱重新开工了。看到这位小姐趾高气扬、颐指气使的模样,导演无奈一笑,却终归是舒了一口气,好歹天黑前能把这场戏拍完了。

汪倩松了口气,正要坐下,无意间瞥见刚才那个令她留意的蔓芝。她正弹着 Keyboard,与街头艺人们融为一体。人们的热情都被他们带动了起来,有人跳起了舞,耘宽也在一旁为她喝彩。

汪倩急忙要导演把蔓芝拍下来,她直觉那个女孩子可能是真正的明日之星!

乐声结束以后,蔓芝手一扬,大家开心地为她喝彩,好多人还给了赏钱。耘宽忍不住走过去捧住她在脸颊一吻:“你快迷死这些人了!”

“我太久没有这么放松了，可能是有点儿失控。”

“我就是喜欢你这么失控。”

耘宽是那么喜欢这个流光溢彩的女孩,但并不表示他也喜欢别人在这个时候介入进来。听到汪倩在身后打招呼的声音,他并不是那么乐意。汪倩想和他们仔细聊一聊蔓芝这个如此闪光的姑娘的前途,还有自己与唱片公司之间,可能存在的“伟大的关系”。

耘宽却不领受这个一天之内搅了他两次局的女人的好意，他收了名片就带着蔓芝走了。

大家都散场了，那几个街头音乐家收拾完东西，一边谈论着刚才那姑娘——我们的蔓芝，一边走进街角的咖啡馆。

咖啡馆里，音乐家Olivier高兴地拿着手机，展示刚才拍下的画面。这时的纪玮则是白衬衫、黑背心、黑围裙的服务员，他必须要一边上班，一边尽快把那个在露天咖啡座耗着的余悦打发走。可怜天下情人心，她只是想让这个自以为了解自己的傻小子去参加那个甄选。

“Olivier，你们好！今天生意好吗？”纪玮和他的老客人打着招呼，不去理余悦。

“今天能赚钱，都亏了她。我还请她以后有空多来帮忙呢！”看到Olivier手机屏幕上的录像时，纪玮呆住了。现在的他再也无法回避心里的那个声音：他知道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叫做蔓芝的女孩。

纪玮告诉 Olivier 下次再见到蔓芝的时候，一定让她来这个咖啡厅找他。

而偶尔失控的蔓芝当然不知道，她今天在多少人的心里激起了涟漪，即使是巴黎的夜也不能掩盖住。

被耘宽神秘地带上屋顶的蔓芝偷偷地张开眼，一眼瞧见埃菲尔铁



塔，同时也被耘宽发现了，她连忙闭上了眼，等待着她的惊喜。蔓芝先听到了音乐声，心里泛起小小的兴奋。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在一片漆黑中，耶诞挂灯的小灯泡一个个亮起，眼前十来个小孩子，演奏着音乐，蔓芝再一次被深深感动。

耘宽看着蔓芝，深情地，蹲跪下来。他从身上拿出一个戒指盒，取出一枚钻石戒指，深情道：“我不懂音乐，但是自从我听你弹奏这首莫扎特的乐曲后，我就知道，这个能让莫扎特感动我的女孩子，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对象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

正当蔓芝分不清是爱更多还是感动更多而不知所措时，钢琴录音版的《天使协奏曲》响了起来。哦，是蔓芝救命的手机响了。

耘宽有些失望。但当他听到蔓芝对着手机喊道：“什么？妈妈，你要跟爸离婚？妈，你慢慢说，不要哭……”他开始担心起来。

当妈妈挂上蔓芝的电话就不再接听的时候，当蔓芝拨打爸爸的电话却提示处于关机状态的时候，蔓芝决定回上海一趟。

耘宽只能苦笑，试着逗蔓芝开心：“没关系，可能莫扎特不适合做我们的媒人。下次请别人试试看！你知道哪个音乐家有幸福美满的爱情故事吗？”

“耘宽，你总是对我那么包容，总有一天你会把我宠坏了。”蔓芝拉着耘宽的手，真的觉得很歉意。

耘宽摸着女友的头发怜爱地告诉她：“我老爸告诉过我，女人只有宠不够，没有宠坏的。不过你要是一时不回来，我就追到上海，把戒指套到你手上。”

耘宽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蔓芝，蔓芝被这么握得实实在在的，反倒有些不安。

已经是夜里一点了，巴黎也该休息了。佳键洗完杯子，轻松地对他的伙伴说：“快回去吧，余悦说的没错，你这样到处打工是不务正业。”

两人将店里的椅子一个个架在桌子上，一边说话，一边拉扯着椅子。

纪玮不接话，闷声干活。

“嘿，你在跟谁过不去，难道你真想一辈子修汽车、煮咖啡？对余悦也是不负责任啊。”

“我又没让她跟着我！”纪玮说完就知理亏，赶紧转移了话题，“你不是最喜欢喝我煮的咖啡吗？”

“如果你能进巴黎爱乐，我替你煮咖啡！你真要放弃音乐？”

“音乐一直在我手里，我没要放弃！”

佳键用力把椅子拉向自己，有点儿生气：“那你看看你现在抓的是什么？”

纪玮一看自己抓着椅子，松了手，说：“你每天修车，其实都是在玩车，所以你很快乐。而我呢，不管是进巴黎爱乐还是进柏林爱乐，都只会让我觉得是在演奏音乐，而不是在玩音乐。我不想做令自己不快乐的事情。”

纪玮当然知道他的朋友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。关上咖啡馆的大门后，他默默地走进夜色里。蒙马特区，人来人往，全无心思的纪玮朝住处走去，不小心撞上迎面而来的晴萱。晴萱一手提着名牌皮包，一手拿着杯咖啡，经他一撞，咖啡洒得满身都是。

纪玮没手帕也没纸巾，伸手想要帮晴萱擦掉身上的咖啡。

“这是我新买的衣服啊！现在可好了！”晴萱不让纪玮帮她擦。

“我赔给你。”纪玮不是那种没有担当的人。

但他没想到对方会说这件衣服值150欧元。

“你留个电话给我，我分三个月还，可以吗？”

晴萱看纪玮一脸诚恳，摸不准纪玮的企图，继而仿佛大悟：“哦！你是想骗我的电话号码？！”

这回该纪玮蒙了，诧异道：“我是要还钱给你，怎么会是骗你电话？”

“可是我明天就要回上海了！”

“那你留上海地址给我，我会寄的！”

晴萱看着纪玮那么认真的样子，才确认，原来纪玮真不知道自己是谁。

“唉，你还是第一个遇到我，没跟我要签名，却泼我一身咖啡的人！那就算我倒霉吧。”晴萱瞧着纪玮，只觉得这人很有个性，再瞧瞧自己一身咖啡，只好把T-shirt下半截都是咖啡的地方上翻，扯着衣角打一个结，这一来，配上原本的低腰牛仔裤，露出小蛮腰，很是性感。

“把你的外套给我！”

纪玮脱下外套，交给晴萱。

晴萱穿上外套，把左右袖子折两折。

“这件外套先给我。等你哪天知道我是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把钱赔给我了！到时再把外套还给你。”晴萱说完就继续走她的路了。

纪玮不在意地离开。他没有看到那个远去了的姑娘回过头，看了看纪玮的背影，然后眼珠一转，笑了。

巴黎恋歌



2

在爱的名义下，女人总以为自己懂得如何适时地使用她们的小聪明，以此来安排和指导她们的爱情与命运。至少在这个过程中，她们自己是快乐的。

夜晚还没有平息人们一天的疲劳，夜色就静静地退去了。

余悦穿着围裙，听着MP3在厨房做她的蛋卷。她把红红绿绿的西红柿丁、蘑菇丁、火腿丁扔到锅里的蛋上面，然后一手拿锅铲，一手拿锅柄，想让她的食材变成蛋卷的模样。

“喂，你们合作一点儿好不好？”余悦有些气恼，她闹不明白为什

么和她设想的差距那么远。她忘了自己带着耳机正在听摇滚乐，声音要远比她想像的大。余悦一气，干脆拿起铲子在锅里翻来戳去。

这间房子面积很小，纪玮听到厨房的声响，他睁开眼睛。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不管怎样都会有一种默契，现在纪玮应该醒过来了，端坐在餐桌前——在欧洲，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，家里都该有一个铺着精美餐布的餐桌，并以虔诚之心欣赏女友每日一惊。

余悦把糊状的“什锦炒蛋”分装在两个盘子里。纪玮带着满足的表情看着餐桌上的法国面包、牛奶、果汁、起司，还有果酱与鲜奶油，然后指着盘子里的炒蛋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不管生活是什么模样，名号其实更重要。要知道，随便给别人的杰作命名，是会伤害别人的自尊心的。

“嗯？这是发脾气的蛋卷！”余悦看着纪玮莫名的表情，娇嗔道，“是啊，为了你！鸡蛋都生气了！”

纪玮知道女朋友想说什么，爱情中的有些情节是固定的，但他并不想启发这个话题，这应该是一个愉快的早晨，他用叉子叉起一块蛋，吃了起来。

“我？”他嘴里含糊不清地搭着话。

“当然是你，我要你去巴黎爱乐，你不理我！连鸡蛋都替我打抱不平！”借题发挥本来就是女人的强项，不管它听上去有多么的牵强附会。更何况，现在说服男友是自己首要的任务。

“哼，我从来不知道你喜欢古典音乐。”纪玮避无可避。

而他得到的回应是，从余悦递给他的MP3里，他听到了《展览会之画》。

“一开始是为了你，现在是真的喜欢了。”余悦的声音从有点儿幽怨变得非常坚定，“纪玮，我会为喜欢的人改变自己。如果你努力成为巴黎爱乐的一员，我努力进入巴黎时尚圈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留在法国发展了，不好吗？”

“我喜欢音乐……但不一定要把音乐当作职业吧。我也不想去做什



么演奏家。我不想用音乐去取悦别人！”纪玮有点儿激动，这个早晨余悦不仅没和她的蛋卷合作好，对男友的循循善诱也变奏成了一场纷争。

“你一个人来巴黎混了三年，我以为你打工是为了存钱进音乐学院，佳键还告诉我说你从小是音乐神童……”

“音乐神童”，确实，但那是在十年前，妈妈语彤坐在钢琴前，也这么对他说过：“纪玮，现在大家都说你是音乐小神童，明天的甄试你一定要通过。你不能丢妈的脸。”当时的小纪玮很听话地点点头。现在他听着余悦咄咄逼人地问：“你真的要放弃这个机会，放弃音乐吗？”那流失的记忆在他的眼前，与余悦的样子和声音，有时重叠，有时分开。

“我就是要你去接受巴黎爱乐的甄试！我相信你一定会在乐坛出人头地。”她看着纪玮痛苦的表情，执拗地以为他动摇了。所以当听到纪玮问她：“如果我做不到呢？你就会觉得很丢脸，对不对？”余悦并没有意识到他情绪的波动。

“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！”

“我的事不要别人管，要丢脸就丢我自己的脸，行吗？”

“别人？原来在你心中，我就只是个‘别人’！你真要跟我吃早餐吗？”

余悦没法想像他会对自己用上那个字眼，看着他闷下头去吃早餐，她眼泪汪汪地餞他。

纪玮看着余悦，默默地起身，往卧房走去。没有吃完的早餐最难看，就像没有胜负的战争一样。

也许在两军对垒的时候，应该停下来，挖一个深深的壕沟，在里面休整好了，再出来投降。余悦想，毕竟自己只是想让纪玮去参加甄选，这很重要，但并不包括要与他产生不快。

当余悦端着咖啡走进卧室的时候，纪玮正对着电脑发呆。

“我不是要逼你，我也是为你着想嘛！你就别再怏气了好吗？不说了，来杯咖啡吧。”

纪玮没有反应。

她凑过来看看屏幕，电子邮件上写着：“纪玮：母病重，速回。父。”

蔓芝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抢救父母的婚姻，但她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事情，她和苏菲教授谈好，下学期开始担任助教，乐团也可以等她回来。现在想什么都没用，就等着出发了。她坐在音乐教室的钢琴前，弹奏着《天使协奏曲》。

耘宽进来时并没有听出这曲子里的思念之情，他更关注自己的感受。一手握拳，暗握着他要送给蔓芝的手链，走到蔓芝身旁，缓缓地摊开手，蔓芝看到他手心的手链，款式竟和之前在精品店看到的野姜花项链一样。

耘宽猜到她会这么惊讶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这可是我专程去拜托蒙马特那家首饰店的老板，请他特别帮我找来的哦。我来不及用戒指把你套牢，但至少也要给你套上手链才行！”

蔓芝的手紧紧被握住，心中那种熟悉的感动又涌了上来。这几乎成了耘宽在她生活中的一种象征。

另一间教室里，皮耶、苏菲和余悦并没有等来那个“音乐神童”。

皮耶开着他的古董老爷车冲进修车厂，二话没说就把纪玮扔进车里。纪玮坐在一旁，倔强地不吭声。

皮耶把车开到了郊外，他从后座拿出一个琴盒，里面是一把绝佳的小提琴。

“它是我的启蒙老师临终时留给我的，但我知道我不是它的主人。那年我在上海碰到了你，以为我为它找到了新主人，现在，我要你带着这把琴进巴黎爱乐。”

纪玮怔住，皮耶坚定地看着他，眼神令人震慑，纪玮无法逃避。纪玮低头看看自己带着油污的手，他把手伸到皮耶眼前：“我很久不碰琴了，你看我这双手，现在是最好的修车手。”